

电影符号学视域下《长安三万里》中的符号隐喻

侯衍容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济南 250358

摘要: 电影符号学是一种研究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符号系统和表意现象的学科。国产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以盛唐为背景,讲述了高适和李白两位诗人跌宕起伏的命运画卷。影片通过构建一系列富有象征意义的符号系统,如长安城、黄鹤楼、诗人李白等,巧妙地将盛唐时期的文化精髓和历史背景融入叙事之中。本文旨在从电影符号学的角度,深入解析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中的符号隐喻及其文化叙事功能。

关键词: 《长安三万里》; 电影符号学; 隐喻化表达

1964年,法国学者麦茨发表了《电影:语言还是言语》一书,标志着电影符号学的问世。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提出了电影影像三层分节说:图像、符号、意素,动态影素、动态图像、动素。艾柯从“影像即符码”这激进的观念出发,制定了影像的十大符号系统:即感知符码、认知符码、传输符码、情调符码、形似符码、图式符码、体验与情感码、修辞符码、风格符码和无意识符码。克里斯蒂安·麦茨将电影符号划分为视觉符号、音效符号、语言符号几个类别。而视觉符号又可分为形式符号、风格符号、主题符号,语言符号则可分为直接性语言符号和间接性语言符号。电影符号学通过细致分类和深入分析,帮助人们理解电影如何通过视觉、音效和语言符号,以及这些符号背后的文化、心理机制,传达复杂的情感和深层意义。

《长安三万里》由追光动画制作,红泥小火炉编剧,谢君伟、邹靖执导的3D动画电影,于2023年7月8日在中国上映。该电影以盛唐为背景,讲述安史之乱后,整个长安因战争而陷入混乱,岌岌可危。身处局势之中的高适回忆起自己与李白的过往,以跨越数十载的情谊为剧情脉络,细细讲述了大唐一路由盛转衰的历史。

1. 场景符号

电影《长安三万里》通过精湛的氛围营造,再现了时代风貌与人物情感。从灯火辉煌的长安街巷,到诗人纵情吟诗的欢聚场景,每一个细节都弥漫着浓厚的文化气息,见证着世事与人生变迁。

电影以高适的视角徐徐铺展,梁园,作为高适寓居之所,在影片中占据了相当的篇幅,且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李白、高适、杜甫三人曾于梁园之中把酒言欢、吟诗赋词,而高适更是在此地不断成长、历经磨练,最终平步青云、建立功勋。梁园,于高适而言,是其“灵魂的避风港”,于文人雅士来讲,则是闻名遐迩的“文学殿堂”。《长安三万里》这部影片不但重现了唐诗的神韵与风采,还向观众生动地展现了商丘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三百里梁园”盛景。在高适的记忆长河里,他曾三次回归梁园,三度登上黄鹤楼,三番踏入长安,两次前往扬州,每一次的奔赴与离去,皆铭刻着李白、杜甫、李龟年、哥舒翰等唐代一众贤才各自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以及潼关之战、安史之乱等唐代由盛转衰的沧桑巨变。这些重要的历史节点与人物交集,在《长安三万里》中不仅仅作为背景铺陈,而是被细腻地编织进高适的个人成长史与情感脉络之中,使得影片成为了一部跨越时空的史诗画卷。梁园,作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理想与现实的桥梁,不仅见证了高适从青涩到成熟的蜕变,也成为了那个时代文人墨客精神寄托与理想追求的缩影。影片通过高适的视角,将梁园描绘成一个充满诗意与哲思的空间,每一次回归,都仿佛是对过往岁月的深情回望,也是对内心世界的深刻省察。在这里,高适与李白、杜甫的友情被赋予了超越时代的意义,他们的诗词唱和,不仅是文学上的交流,更是灵魂深处的共鸣,展现了唐代文人风骨与家国情怀的交融。而黄鹤楼、长安、扬州等地,不仅是地理上的坐标,更是文化符号,承载着唐代社会的繁华与动荡,见证了高适与友人们在不同时期的选择与命运。每一次的踏上与离开,都是对时代变迁的深刻感知,也是对个人命运与国家兴衰紧密相连的深刻体悟。特别是潼关

之战与安史之乱，这些历史事件不仅仅是高适人生转折的关键节点，也是唐朝由盛转衰的重要标志。影片通过高适的视角，将这些宏大叙事与个人经历紧密结合，让观众在感受个体命运起伏的同时，也能深刻体会到历史洪流中个人力量的渺小与伟大。

“岐王宅里寻常见。”高适 20 岁时一入长安之后，发现高家在长安早已没落；在岐王府的宴会上向玉真公主表演，以求机遇。以岐王府宴会为中心，岐王、李龟年、玉真公主、杜甫、王维、常建、乐伎等一系列人物形象纷纷出场。在这一情节中，岐王府的宴会成为了文人墨客们交流思想、展示才华的平台，各种性格鲜明、命运迥异的人物形象纷纷登场。杜甫与旧友李龟年重逢所作《江南逢李龟年》、乐伎吟唱李白的《采莲曲》等氛围，塑造了一副盛唐文人群像。此外，在当时“得意”之势的李白、“失意”之势的高适、活泼可爱的少年杜甫、清高孤傲的王维等文人形象的塑造，也深化了观众对人物的理解。

“笑入胡姬酒肆中。”在影片中，当高适于 43 岁之年再度踏入长安，故事便以繁华的曲江胡姬酒肆为舞台，汇聚了诸如杜甫、贺知章、张旭、崔宗之、李白等众多盛唐时期的杰出文人，以及尊贵的汝阳王李璣、文豪李邕、诗匠王昌龄、边塞诗人岑参和山水田园诗人王维等人物。这一系列的精彩亮相，灵感源自杜甫于天宝五年后创作的《饮中八仙歌》，诗中描绘的“八仙”中，有五位人物在影片中得到了生动的再现，共同勾勒出一幅天宝初年盛唐文人宴饮游乐、交游往来的壮丽图景。影片精心构建了杜甫创作《饮中八仙歌》的场景，不仅让观众得以一窥盛唐时期胡姬乐舞的曼妙与文人诗酒风流的浪漫，还深刻展现了古典诗歌独有的审美魅力。通过运用诗化的叙述语言和巧妙的留白与延宕手法，影片成功复原了一个充满诗意的时空维度，让观众仿佛穿越时空，亲历那场跨越千年的文学盛宴，感受那份流淌在字里行间的风雅与不羁。

“将进酒，杯莫停。”影片中对李白《将进酒》一诗的演绎将情节推向了高潮，营造出了极富浪漫想象的意境氛围。当李白接受道箓之后，一场盛大的欢宴庆祝活动随即拉开序幕。在熊熊燃烧的火堆旁，李白、高适、杜甫，以及李邕、岑参和丹丘生等文人雅士围坐一圈，气氛热烈非凡，洋溢着豪放不羁的气息。随着李白慷慨激昂地吟诵起《将进酒》的壮丽诗篇，现场的氛围逐渐攀升至沸点。

就在此时，奇迹般地，一群仙鹤自天际翩翩而降。在众人的惊叹声中，李白与在座的每一位好友都仿佛被赋予了神奇的力量，他们纷纷跃上仙鹤的背脊，翱翔于苍穹之上。这一幕奇幻的景象与李白那浪漫洒脱的诗歌风格完美契合，将这场痛饮狂欢的氛围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当李白的吟诵声渐渐消散于天际，众人也依依不舍地从仙鹤背上落下，重新回到了地面。此刻，他们每个人都已沉醉其中，仿佛这场梦幻般的经历将成为他们心中永恒的记忆。《长安三万里》以其独特的场景符号，构建了一幅跨越时空的盛唐图景。从灯火阑珊的长安街巷，到诗意盎然的梁园，再到黄鹤楼的苍茫与胡姬酒肆的繁华，每一个场景都不仅仅是地理空间的呈现，更是文化符号与情感寄托的载体。影片通过高适的足迹，将这些场景串联起来，形成了一条穿越时空的线索，引领观众深入探索唐代文人的精神世界与家国情怀。这些场景符号，不仅生动再现了盛唐时期的繁华与动荡，更深刻揭示了文人士大夫在时代变迁中的选择与坚守。在影片的结尾，当高适再次踏上熟悉的土地，回望那些曾经见证他成长与蜕变的场景，观众仿佛也能感受到那份跨越千年的情感共鸣与文化遗产。总的来说，《长安三万里》以其精湛的场景符号运用，为观众呈现了一部充满诗意与哲思的盛唐史诗。

2. 人物符号

“只要诗在，长安就会在。”随着《长安三万里》剧情的推进，李白、高适、杜甫、王维、孟浩然、王昌龄、岑参、张旭、郭子仪、哥舒翰……诸多诗人带着盛世大唐的浪漫和气度，穿过千载风烟，向观众款款走来。每一位诗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汇聚在长安，尽情挥洒笔墨，或歌盛世华章，或叹人生百态，或抒壮志豪情，或诉离情别绪，共同铸就了一段辉煌灿烂、流芳千古的大唐诗坛盛景。

李白和高适，一个少年时期春风得意马蹄疾，一个老年一腔热血才得以实现。李白自小家境殷实，才情四溢，洒脱不羁，广交天下群贤。在生活上，李白似乎从来没有困难，但在内心里，他总是壮志未酬。他出身于商人家庭，无法科考。父亲离世后李白被两个哥哥赶出家门，大病一场，无奈成为赘婿却又被人轻视，他的率真和逍遥在“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历经波折，李白踏入朝廷，然而正值政治风云变幻之际，又他误站阵营，终致流放夜郎之悲运。而高适，他没有好的家境，也

没有过人的天资,有的只有一招鲜的技艺、为人处世的老实、踏踏实实地努力,是一位大器晚成型的选手。“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经历了盛唐的荣光,到安史之乱的沉沦,他用实际行动建功立业,让自己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蒋勋说:“少年爱李白的浪漫,中年知杜甫的忧心。”

杜甫的早期生涯在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为相对平稳,尽管他屡次涉足科举仕途却未能如愿登科,但幸运的是,他出身于一个经济条件宽裕的家庭,这为他提供了物质上的保障,使他无需为基本生活担忧。在此基础上,杜甫得以拥有游历四方的机会,遍访名山大川,并且在文学领域内与诸如李白、高适等杰出诗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些经历无疑丰富了他的文学素养与人生视野。然而,杜甫的晚年生活却遭遇了显著的转折,其生活质量大幅下降,这一变化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安史之乱的爆发。自这场动荡的战乱伊始,杜甫便被迫踏入了长达数年的流离失所之路,其生活状态由此陷入了长期的动荡与不安之中。“写诗我喜欢,可是写诗,人人都会啊!”杜甫心中藏着壮志未酬,山河未复的愁绪,创作出《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羌村》《北征》《奉赠韦左丞二十二韵》等诗篇。可即便“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的杜甫,最后他依旧是胸怀天下:“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他有满腔抱负,却只能任青春逝去,光阴流走。他忧国忧民忧天下,自己却家人分离,颠沛流离。杜甫心中也有自己的“月亮”,但满地的“六便士”让他屡屡受挫,人生愈发艰难。对于杜甫来说,向往中的长安太遥远了,似乎比三万里还要远,但他记录了一个时代,记录了唐朝的兴衰,将那个时代的声音、情感与记忆永远地镌刻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长安三万里》中还展现了一系列其他人物,每一个人物都有着鲜明的个性和丰富的内心世界。书童出现的次数虽然较多,但相较于同为配角的杜甫、裴十二等人,其始终是一个笼统的形象。事实上,书童近似一个抽象的人物符号,他可以是每一个人,间接指代了当下观影的观众。由此,影片连接了过去和现在,与观众进行了一场深刻的精神互动,文人精神在过去与现在、虚拟与现实中得到传承。

值得一提的是,电影中的服饰设计每个角色都非常考究,反映了唐代特有的服饰风格和文化特征。例如,唐代男子的典型服饰是圆领袍衫和幞头,而女子的服饰则以其

多样性和大胆的用色而著称,如玉真公主的服饰就展现了唐代女子服饰的雍容华丽之美。此外,不同的人物服饰也从侧面反映出不同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影片中,李白身着一袭洁白长袍,配以紫色小翻领,绣有盛唐流行的宝相花纹样,这一设计不仅凸显了他超凡脱俗的气质,也象征着他追求自由、不受世俗束缚的内心世界。李白的服饰选择,与其“诗仙”形象相得益彰,反映了他虽仕途坎坷,但诗文传世、名垂青史的不朽命运。玉真公主作为影片中的另一位重要女性角色,其服饰则尽显皇家的高贵与典雅。玉真公主的发饰与服饰均经过精心雕琢,高耸的发髻配以镂空雀鸟簪,橙色服饰与金色项链交相辉映,展现出她身为皇族成员的尊贵身份与优雅气质。这些服饰细节,不仅是对唐代皇室服饰文化的准确还原,也从侧面反映了玉真公主享受着皇家的尊荣与庇护,其命运与皇室紧密相连。高适的服饰设计则体现了唐代士人的务实与低调。他身着圆领袍衫,头戴幞头,这一装扮简约而不失庄重,与他脚踏实地、坚韧不拔的性格特点相呼应。高适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坚持,最终实现了建功立业、精忠报国的理想,其服饰设计也寓意着唐代士人通过个人奋斗实现人生价值的艰辛历程。裴十二的男装造型同样值得关注。她以男装示人,不仅展现了唐代女子服饰的多样性和开放性,也体现了唐代社会对女性束缚较少的时代特征。裴十二的男装造型,不仅彰显了她的个性与勇气,也为影片增添了一抹独特的色彩,反映了唐代女性追求自由与独立的时代精神。《长安三万里》完美还原了宝相花、花叶纹、狩猎纹、葡萄纹、球路纹、云纹等传统文样,展现了东方美学的魅力。这些服饰设计不仅还原了历史,还展示了中华文明中的线条之美和纹样的独特魅力,带领观众穿越千年感受到了锦绣盛唐。

人的一生无论是李白、高适还是店小二,无论政治理想实现与否,无论才华横溢或是泯然众人,不问来路,不问归处,每个人都捧着一颗小小的理想之心,尽兴而活。

3. 文化符号

《长安三万里》道出了中华文化的极致浪漫,扑面而来的是波澜壮阔的“唐代传奇”以及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如果大唐是一首诗的话,那当为史诗!”影片深入探讨了唐代的诗词雅趣,展现了古代文人墨客的独特魅力与卓越才华。《长安三万里》大量使用诗歌来表达情绪、

情感和思想,观众可以欣赏到文人雅士在清风明月间吟诗唱和、以诗会友的场景,亦或是在闲暇时光中与知己把酒言欢、品茗论诗的画面。例如,李白作为影片的核心人物,从“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的静谧思乡,到“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豪迈自信,再到“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壮志未酬,他的每一句诗都深刻反映了他的内心世界和人生经历。这些诗词不仅是对李白个人情感的抒发,更是对唐代文学精神的生动体现。

在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长安三万里》还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现代价值观念与传统文化精髓相衔接、相融合。影片采用了许多现代动画技术手段,如CG动画、3D建模等,使得场景和人物形象都得到了精细的刻画,呈现出丰富的光影效果和色彩层次。它不仅展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更在观众心中播下了塑造心灵、启迪思考的种子。

“回头看,轻舟已过万重山;向前看,长路漫漫亦灿灿;抬头看,万里明灯照人间;低头看,脚下黄土千年绵;入心看,满腔热血为国燃。”《长安三万里》不仅是一部视觉盛宴,更是一部引人深思的历史巨作。影片通过描绘历史事件和人物命运,探讨了关于权力、忠诚、爱情和生命的永恒主题。它不仅让我们了解了历史,更让观众反思现代社会中的许

多问题,带给观众无尽的思考与感动。

参考文献:

- [1] 刘斯惟.流转、诗化与异质:中华传统文人的命运空间意象——以《长安三万里》为例[J].视听,2024,(10):60-64.
- [2] 王宁,郭弘.《长安三万里》:中国传统文化的范式表达[J].喜剧世界(上半月),2024,(10):76-78.
- [3] 林琳.《长安三万里》的盛唐文化辨识路径——兼论电影创作的中国美学意象的诗性表达[J].电影理论研究(中英文),2024,6(03):105-112.
- [4] 辛未.《长安三万里》中的李白:动画电影对古典诗人形象的现代重塑与文化遗产[J].芒种,2024,(09):92-94.
- [5] 夏静.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中唐代女子服饰美学特征研究[J].网印工业,2024,(08):39-41.
- [6] 徐露璐,冯立波.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电影《长安三万里》字幕中的诗词翻译[J].英语广场,2024,(23):16-19.
- [7] 王彬彬.国风动画电影的出圈路径探析——以《长安三万里》为例[J].传媒,2024,(15):40-42.

作者简介:

侯衍容(1999—),女,汉族,山东省泰安市,硕士研究生,单位:山东师范大学,研究方向:戏剧与影视学(广播电视艺术学)。